

黃浦江中

霍桑探案

袖珍叢刊之二



程小青著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四版

霍桑探案 黃浦江中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板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 者 程 小 青

發 行 人 李 煜 瀛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姚序

重慶的夏季長有惱人的燠暑，教人們憚於出門而且懶於做事，但一個經常使用腦力的人却又不習慣於這樣的「安閑」，因此，我不得不給廢置了的腦力尋覓一個側面的出路，而我就有機會去讀了五六百本的歐美偵探小說。

說起偵探小說，在我們的「壁壘森嚴」的新文壇上彷彿是毫無位置的一般新文學家既不注意它們的教育的作用，亦無視它們的廣泛的力量之在社會上抹煞，以爲這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意兒；於是，「宗正」們亦無不菲薄着它們的存在。若干年來，偵探小說在我們國內雖然一直保持着大羣的老讀者，也一直爲更大羣的新讀者所需求，然而，就外國作品說，廿年前推崇柯南道爾，廿年後還是推崇柯南道爾；就本國作品說，則程小青先生的霍桑探案以外，更找不出第二種水準以上的作品。這種情形，即使能說是什麼了不起的損失，但在一個真正喜歡偵探小說的讀者看來，

至少是頗有遺憾的。

因此，在今年夏天讀過了大批的新的偵探小說以後，我尤其固執地覺得偵探小說實有介紹（不論是翻譯或創作）的必要：第一，我喜歡每一本偵探小說裏所用的推斷的方法（deduction），這對於「不動天鈞」的人們實在是一種最好的教育；第二，我喜歡每一本偵探小說的精密的設計與謹嚴的結構，這對於習慣着凌亂無章的社會大眾應該有一種有益的唆示；第三，即就作品本身以言，近年來偵探小說的作家的進步實已遠超於柯南道爾之上，我們的不能再以福爾摩斯的智慧為滿足也正是一種重要的借鑑與啓發。而且，在事實上，偵探小說既有其廣大的讀者之羣（你要知道，美國故總統羅斯福氏及此次歐洲戰場主將艾森霍華將軍都是偵探小說迷），則如何給與這一羣愛好深思的讀者以新的（進步的）滿足也不會不是出版界所願致力之事。祇要看看歐美出版界所刊行的偵探小說的數量，（它比其他的文學書籍更多，平均的銷路也更大），就可以明白這種「小玩意兒」儘管不被列入於文學界的偉大的收穫，却自有其不

容否定的社會教育的力量。

——上面的一些意見，在我這一次回到上海來以後，跟小青先生一見面就談到了。我自己固然覺得「卑之無甚高論」，而小青先生却欣然許我爲「知音」。他的霍桑探案，我是早已讀過了不少的；但當他送了我幾本近年的新著而一口氣讀了以後，我深深覺得他也像歐美的偵探小說作家一樣，近年的新的進步是可驚可佩的。若干年來，小青先生已寫下了幾十種長短不等的作品，不客氣的說，其中自有一部份顯得不夠深度（我是以歐美名家的偵探小說來做尺度的），但我敢說，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作品是高出於一般水準之上的，即比之前代的柯南道爾及今代的亞伽莎克麗斯丹（Agatha Christie）諸氏所作亦可毫無愧色。尤其在這寂寞萬狀的中國偵探小說之林中，他的「獨步」真是更爲難得而更可珍重了。

更有進者：從抗戰開始到勝利達成之間，上海文化界所遭受的壓迫與蹂躪

使人不堪回首。一般無行的文人，或爲敵僞作罪惡的鼓吹，或以筆墨事色情之誘惑，醜態畢露，穢跡久彰。而小青先生始終持正不阿，兀然無變；現在我們讀了他的一舞后的歸宿，「活屍」這兩本書，還顯然看得見他的苦心與誠意。我總覺得每一個偵探小說裏的偵探的思想與行動，不單表見着作者的智慧，而且也表見着作者的正義感。從這一點說，小青先生的作品就應該還有另一種更高的評價。

事實上，我不是一個給小青先生的作品來寫序文的適當的人。不過，在老友的立場上，我一直知道小青先生的寫作偵探小說始終懷抱着一個高尚的動機，而在讀者的立場上，我更一直佩服小青先生的作品的從不粗製濫造，亦從不靠老牌子賣弄那些無聊的「血頭」。因之，我面對着這一套書，我願意給他一個祝福：

——祝福小青先生所賦予霍桑的智慧能夠在這一個罪惡滋多的社會中充分發揮着一種制裁的力量。

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之日，蘇鳳謹序。

霍桑探案

黃浦江中

(袖珍叢刊之二)

程小青著

一 兩封勒贖信

我常說「偵探」跟「冒險」有着不可分離的密切聯繫，而偵探工作的報酬，也就是因冒險而產生的反應——刺激。這一件「黃浦江中」是一種「入虎穴探虎子」的紀錄。當時我們所經歷的險惡緊張的情勢，可算已到了最高度——我幾乎喪失了性命！可是我並不懊悔。此刻我執筆紀述，那當時反應的餘味，彷彿還在我的腦海中湧現着。

那天早晨十點鐘時，忽有一個年約六十左右的老者，到我們寓所裏來訪霍桑。這老者穿一件黑素綢的棉袍，衣飾很樸素，方形的臉兒，慈祥的眼睛，狀貌也很誠懇。他雖沒有留鬚，眉毛却已染上了霜色。那時候他的臉上表現着一種驚慌含悲的神氣，教人見生憐。霍桑很殷勤地招接了他坐下，就問他的來由。那老者先咳嗽了一陣，不即回答，但從他懷裏掏出一張照片和一張申報來。他舉着顫動的手指，將報紙展開了，指節本場新聞陪我們瞧。

那新聞的標題是：

「再接再厲的小兒失蹤案。」

我更瞧下面的紀載：

「上星期六，本報將郝奇珍的失蹤案披露以後，引起了社會上一般人的注意和恐怖。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日宏源布莊主人俞守誠的公子慧寶，忽也失蹤不見。慧寶纔交九歲，在大華小學校裏讀書。那天他從學校中放學出去，在半途失蹤，竟沒有回家。俞家發覺以後，便報告警署，派偵探們往四處去偵果，也絲毫沒有蹤影。俞君的年事已高，所生祇有這一位公子，現在竟忽失蹤，自然覺得非常悲痛。」

「俞君是個誠實的商人，並且熱心公益，他專力推銷國產，去年營業有盈，還會獨力添設國民學校兩所。所以他在社會上素來得一般人的信仰。此番他忽遭意外，料想社會上一般人們和他表示同情的一定不少呢。」

我們讀完了新聞，我向那老者瞧瞧，我的心中不禁生出一種誠摯的同情。我又瞧那張照片，是個穿着童子軍制服的俊秀的男孩。

霍桑便很恭敬地向老者說道：「我想老丈就是俞守誠先生了。」

老者點點頭。

霍桑又道：「這一節新聞，我前天已經瞧見，當時我也很注意。並且因為先生是個

誠實商人，我覺得格外同情。」

那老人忙立起來彎了彎腰。「那裏，那裏？兄弟只盡商人本分罷了。」

霍桑伸一伸手，答道：「請坐，不要客氣。現在俞先生可是要把這一件事見委嗎？」

俞守誠又點點頭，悲愴地答道：「是啊，小兒這時候，生死難保，全仗先生的大力，救他一救。」說時他又把手伸進他的棉袍的袋中去。

霍桑道：「今天是十一月二十日。令郎失蹤的一天，不是在十六日嗎？」

俞守誠道：「正是，那天傍晚時分，小兒從學校中回來，半路上忽落賊手。當時我還不知底細，派人往四處去尋覓——」

霍桑忽插口道：「那末，你現在已知道底細了嗎？」

俞守誠已從衣袋中摸出一封信來，授給霍桑，應道：「是的。請先生瞧這一封信。」

霍桑將那封信抽了出來。我也湊近去念道：

「守誠先生，你接得這信以後，大概可以稍稍安慰些了。你的兒子慧寶，此刻在我們船上，我們加意保護着，你儘管放心。我們聞得你布莊的營業，非常發達，所以特地將你的兒子暫作抵押，要向你告借兩萬圓。你見信以後，應得儘二十四

點鐘以內，將該款送到楊樹浦黃浦江中的五福船上，將他贖回。「這是我們的好意，你須明白些。如果你不知利害，三心兩意，那就也怪不得我們。須知我們都是靠殺人爲生活的，決不受欺，也決不怕人，你應得知趣纔是。」

霍桑一壁將信箋摺疊起來，一壁又瞧瞧信封，答道：「唉，這信上寫着發信的時刻，是十一月十八日下午二時。此刻已是二十日十時，二十四點鐘的限期已過。你怎麼延遲到此刻纔來？」

俞守誠忙道：「這也有一個原因，並非我故意延擱。因爲前天傍晚我接到了這一封勒贖的通告以後，不覺又喜又驚。有人提議把這信送交警署，讓警探們去設法領回。我却覺得太冒險，絕不贊成。我寧可犧牲兩萬圓的代價，萬不忍將我的慧兒去作孤注。但我的年紀雖不甚大，却已是一個衰弱的老朽，經不起風浪。若我親自去贖，深恐反而要誤事。我因去見我的胞弟守謹，請他帶了錢，往盜船上去走一趟。他當時答應了，約定昨天十九早晨去贖。」老人又連續地咳嗽起來。霍桑起身去倒了一杯熱茶給他。

我等他稍停，攬言問道：「令弟到底去過沒有？」

老人搖搖頭，帶些憤怒的口氣說：「沒有！不料守謹聽了他老婆的說話，臨時忽然毀約，——唉，好一個賢慧的弟媳！好一個有情義的兄弟！——那時真使我驚駭亡魂。因爲限時既到，又沒有相當的人代表前去，我想到慧兒的性命怎樣，真是急得沒命！到

了昨天晚上，我又接到一封信。現在我一併帶在這裏，請先生再看一看。」老人說時，帶喘帶噎地取出信來。

霍桑果然又接過信來，高聲念道：「你第一次失約不來，真是太不知好歹了。現在姑且寬限二十四小時。如果你再不識相，那也不必再來，你等着黃浦江裏去撈你兒子的屍骨好了。」

霍桑讀到這裏，老人的面色，突然灰白，他的手和足都簌簌顫動。呼吸也越發急促了。

他期期然問道：「霍先生，你想我兒子此刻還有命沒有？」

霍桑也沉着臉色答道：「這第二次的信，是昨天十九晚上發的，限期還沒有過，令郎當然沒有危險，你別着慌。你此刻來見我，不是要叫我去做取贖的代表人嗎？」

俞守誠連連點頭說：「正是，正是，我起先因爲並不作捕盜的計劃，所以想不到先生，現在我左思右想，再沒有可以信託的人，就來懇求先生代表我去做一做取贖的人。我懇求先生權且不必和那一班強徒爲難，以免連累小兒。這一點總要請先生發些慈悲，應許我了，我纔可以安心。」

霍桑把那信箋摺疊了，在手中拍弄着，低了頭答道：「你的意思，既然情願出兩萬圓的代價，把令郎贖回。我自然也決不會從中壞事。但其中有一個要點，必須先偵查清

楚。我聞得令郎還只有九歲，當然不會簽字，這兩封信，又都沒有具名。那末這寫通告的人，是不是真情勸贖？或是有什麼不相干的人，因着報紙上的新聞，從中假冒詐騙？這一着必得弄明白了纔好着手。」

我暗想這一節真關緊要，否則不但贖兒的任務，不會有成功的希望，還有兩萬圓的落空，和霍桑勞而無功的危險。

俞守誠解釋道：「先生的話不錯，但第一次通告來時，就附着一個金鎖片；第二次附一件襯衣，都的確是小兒的東西，顯見不是假冒。」

霍桑又沉吟了一下，應道：「那末，我姑且去走一遭，但須請我的朋友包朗同去。我們去的時候，我還須裝做令弟守謹的模樣。」

俞守誠的臉色，彷彿從愁雲慘霧中透出了一絲晴光。他歡喜地說：「多謝先生。先生們如果能够把小兒安然領回，使我父子倆骨肉團聚，我真感激不盡。我一定要重重酬謝的。」

於是彼此又商量了幾句，就約定俞守誠回去取錢，我們等到二萬圓的贖款送到，就要急速動身往盜船上去，以免第二次延期失約，使慧寶有意外的危險。

老人臨行時又竭力叮嚀地說：「霍先生，你已應許我了。這一次你必須將小兒安然贖回，切不可和他們爲難。須知我不敢去請警察們辦，就怕這一點。萬一小兒有什麼

三長兩短，莫說俞氏的宗祧，就此斬絕。就是我這條老命也斷斷保不住了。」他的語聲中充溢着父子的慈愛，附帶着又是一陣咳嗽，足夠刺激聽受的人的同情。

霍桑安慰他說：「老丈，你不必憂急。你的目的，只在安全領回你的公子，這一層我當然盡我的能力，遵命辦到。以外的舉動，由我負責，你也用不着過問。」

霍桑的所謂以外舉動，似乎別有用意，所以我一等俞守誠辭去以後，乘着飯後吸煙時的休息，就要求他解釋。

我道：「霍桑，你對於這件事究竟有怎麼樣的計劃？是不是真把兩萬圓送上船去——」

霍桑忽搖頭答道：「不，不，這樣一注相當大數目的錢，那裏不可以使用？我怎麼會去供給那輩匪徒，你真太懸直了。」

我笑着說：「你可是打算從中吞沒？」

霍桑的面容却很莊肅，搖頭道：「也不是。……你總知道兩萬圓的事還小，但留着那班匪徒。任他們擾害社會，還成什麼事體？」

「那末，你還想捕拿賊黨嗎？」

「當然，我們少不得總要網幾條大魚玩玩。」

「這樣，事實上也許不免決裂。你保得住不致於連累那被擄的俞慧寶嗎？」

霍桑緩緩吐着煙霧，沉吟着說：「我想不會得連累罷。」

我聽他的口氣有些兒把握不定，又問道：「你用什麼方法着手？要借重警察們的助力嗎？」

「不是，如果如此，那末，明仗交攻，那真不免要累及俞慧寶了。」

「那末，難道就是我們兩個人上船去不成？」

「是啊，我裝做俞守謹，你却不能不屈喪一回，改扮我的僕人。」

「就是我們兩個人上去？」

「對。」

「不太危險嗎？」

「你怕危險？」

「那當然不怕。不過這件事有關那俞姓父子的性命，我們不能不審慎一些。」

「我們上了船，隨機應變，也許就可以成功。」

我追問道：「你所說的成功，可是指獲得慧寶說的？還是指捕匪徒說的？」

霍桑笑道：「你問得太仔細了，老實說，我理想中的成功，不止一端，却希望一舉兩得呢。」

這時候我們的談話，忽被電話的鈴聲所打斷。霍桑就立起身來，丟了煙尾去接

話。

二 江南燕

我一壁吸煙，一壁推想霍桑的計劃。我覺得這不無太覺冒險。我向來認為偵探的任務，冒險本是家常便飯，原沒有什麼忌憚。不過冒險也得有個合理的準備。雖則霍桑是神智異常的人，不容易教他失敗，但賊黨的根據地遠在黃浦江心的船上，我們兩個人上船，萬一有失，一時豈不難以脫身或求助？那時我們二人陷落賊手，衆寡不敵，這個險冒得豈不太沒意識？

隔了一回，霍桑才把電話掛斷，緩緩地踱進辦公室來。他的面容，非常莊肅，而且浮現着一種嚴冷的霜氣。

我愕異地問道：「霍桑，這電話是誰給你的？」

霍桑就煙罐中抽了一支白金龍，答道：「你總猜不到。」

我忙道：「莫非一案未平，一案又起？」

霍桑搖頭說：「不是，那是江南燕打來的。」

我不禁跳起身來，手中的殘煙也不知不覺地丟落了。

我道：「那個神通廣大的江南燕又出現了嗎？他和你說些什麼？」

霍桑坐下來燒着了紙煙，答道：「他教我留一些神，不要去幹那一件失蹤案子。」

我道：「唉，這樣說，他和我們正要着手的這一件案子有關係了。」

霍桑點點頭。

「他還說些什麼別的話？」

「沒有，就是這簡短的一句話。」

「那末，他打電話給你，表面上雖似打一個招呼，其實却含有恫嚇的意味。你以為對嗎？」

「這原是一種很明顯的理解。但他却還口口聲聲算是忠告呢。」

「那末，你現在打算怎麼樣對付？」

霍桑忽噴出了一口濃烟，作堅決聲道：「這有什麼懷疑？恫嚇由他恫嚇，我們祇幹我們的事！」

我停了一停，又問道：「你的意思，不是決定要幹這一件兇家的失兒案嗎？」

霍桑定睛瞧着我說：「是啊，我們早已決定了啊。你何必再問？我們剛纔既然應允了兇守誠的請求，怎麼可以反悔？」

「現在有了那江南燕的通告——」

「不，不。這不但不足以阻我們的進行，反使我鼓勵起來。……包朗，你總知道我

們本着好奇心的衝動，服務精神的貫徹，和顧全我們的信用起見，即使赴湯蹈火，也不能不冒一冒險。你現在別胡思亂想，姑且裝束起來，一等俞家的款子送到，我們就要動身往盜船上去哩。」霍桑說完，便忽忽上樓去更衣。

我就重新坐在沙發上面，呆呆地思想，越想越覺前途的危險。我因思那班劫人勒贖的黨徒，雖然不知道是誰，大概都是些喋血的魔王。我們兩個人上去，事實上已覺不容易對付，現在又軋出一個神出鬼沒的江南燕來，豈不更加棘手？江南燕既然從中干涉，顯然也和黨人們有關，或者更進一層，這一齣把戲，就出於他的主動，也未始沒有可能。

江南燕是智詐多端的一個傢伙。我們前幾次和他相見，都險些兒敗在他的手裏。那末，此番我們又和他去交手，能不能取勝，我實在不敢抱多大的奢望。不過霍桑既已表示得這樣堅決，我也勢不能再有什麼異議，祇能跟他去冒一冒險了。

午飯過後，施桂帶領了一個僕人模樣的中年男子進來，原來是俞守誠家送兩萬圓贖款來了。另外又附一張俞守謹的照片，以便霍桑改裝。我接收了後，就叫施桂把照片送到樓上去。我又寫了一張收據給那僕人帶回去。

一回，霍桑果然裝扮好了，穿了一件玄緞馬褂和一件深灰色寧綢的灰鼠袍子，足上一雙高跟皮鞋，很像一個新式的體面紳士。他的臉形本是方的，此刻下頰上綴着些黑